作文十問 張大春

每隔一段時間，我就會撞上相同的問題。來問者從不是同一人，所疑問之事、所困之思、所惑之理卻沒甚麼差別。「作文該怎麼寫？」其一也。

許多家長、老師──簡直的說，就是關心孩子在升學考試上能否藉由作文拿高分的人——往往比考生在意。參與考試的孩子多半拿定某種「聽命由天」的主意，因為作文考試無從準備，難以臨時抱佛腳；平日應付各科解題，已有不可堪負之苦，想要精準針對作文考題進行「標靶治療」，恐怕更難於大海撈針了。關於作文，是以有如下之問；遂也只能以應試之心答之。

一．考作文應該嗎？

答：「應該」是一個武斷的詞。某甲之視為應然者，某乙不一定視為應然。以考試的功能性來說，凡是對升學或生存競爭有利者，人們多半不會反對。考作文的應然與否，在這個前提之下就轉化成考題之平易、活潑、切近生活和鍛鍊語文能力之精進與否了。我在唸高中的時代，見識過一個大學聯考的作文試題：「風俗之厚薄，繫乎一、二人心之所嚮」。此語源出曾國藩，考後輿論大致認為「略見難度，但是十分具有鑑別學生程度的能力」。還有一個外交人員特考的作文題：「誦詩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達；使於四方，不能專對，雖多亦奚以為？」原文出自《論語．子路》，意思是說人的才學貴在能致用，題文也切合外交專業的志業所需，並不冷僻。試問，這樣的題目要是在我們今天所處的環境之中考出來，出題試官豈不要丟飯碗？一個能虛心累積的文化不怕考任何東西，祇有急功近利到不能好奇求知的地步，才會問：「為什麼要考這個？」「為什麼要考那個？」對於考作文有焦慮的人或許應該反像思考：其所焦慮者或許不是寫作的形式，而是「說話」，祇有喪失了語言表達能力的人才不能面對寫作文這件事。考，不是問題。

二．認字的多寡對作文有差別嗎？

答：有的。不過不祇如此；認字的深淺更切切關乎作文的能力。我們的教育體系一向訂有識字程度的量化標準，小學低、中、高年級乃至於國中、高中學生應該認得多少個字，似乎各有定量。然而，幾乎沒有任何正式教材輔助學生理解字源、語彙、形音義構造變遷的種種原理。換言之，學生從一翻開書、拿起筆，就是死寫死記，到頭來，異稟者勝，熟練者佳。但是人們終其一生根本不能認得幾個字本身之所以構其形、得其音、成其義的故事。也正因為識字淺薄，用語俗濫，寫起文章來，當然不免人云亦云了。看來能寫得出幾千個字者，在日常層次上能夠不寫別字、不讀訛音、不會錯義，已屬難能而可貴，但是，這樣究竟能不能算是識字呢？我是存疑的。

三．作文裡多用成語會比較好嗎？

答：成語的沿習，不應該以多用少用為標準，而是以當用不當用為標準。如果是為了「精簡文字」、「渲染典雅」、「類比故事」甚至刻意「遊戲諧仿」，這都是有動機、有目標地使用成語，自無不可。使用成語的訣竅就是「常行於所當行、止於不可不止」，用得勉強，一如東施效顰，反而弄巧成拙。

四．您個人開始投稿的「啟蒙」？

答：小學二年級投稿給《國語日報》寫〈我最喜歡的水果〉。可是必須招認：當時我寫的是香蕉，心裡想的卻是難得一啃的蘋果。那是一篇言不由衷之文。

五．聽說您小學到中學時候都有寫作文參加徵文活動，請問參加徵文真的有益作文嗎？

答：這是一個值得演繹回應的問題。請容我把「徵文」兩字擴大來發揮。據說：徵文，是為了鼓勵；一般的假設是：得到鼓勵的人會更加有興趣。但是得不到鼓勵的人（數量更多）會不會因而退縮而厭惡寫作文呢？這是要多想想的。徵文乃是為限量發表而設計的活動，不是直接為普及作文教育而設計的活動。我的體會是：學校、社區或者地方教育行政單位以及關心語文養成教育的媒體應該把「徵文」拆解成更多樣的發表活動。以丹麥、北德地區的戲劇學校為例：他們每年舉辦大行的巡迴戲劇節，學生參與、包辦一切節內活動（甚至包括飲食、園藝、環境管理）。把「發表」的意義擴散到全面的語文溝通、創意分享和公共服務之中，學生經由長期的浸潤，經由表演活動的各個語文接觸層面，不祇是學會了寫一種作文，而是學會了幾十種功能不同的書面寫作，其中當然包括了情節天馬行空的虛構的故事、節目單上的廣告文案以迄於社區公園場地申請書。

六．孩子寫作文前可以給他們什麼練習？

答：說話。父母跟孩子們說話是天經地義的事。我建議看到這一個題目的父母：回想一下自己過往跟孩子們說話時經常論及的主題、經常使用的詞彙以及經常遂行的思維邏輯。由於言人人殊，沒有可資比長較短的標準；但是總地說來：如果父母想要幫助孩子、使他們在寫作文的時候少些痛苦、多些愉悅，而且從很小的時候就能體會「準確表達思維、感受」的重要性，就不得不經常地跟孩子們進行廣泛的對話。讓他們盡可能不要暴露在惡質談話內容的環境之中（如觀看電視政論與八卦節目）。

七．對您個人而言，對寫作文最有幫助的事情是什麼？

答：選擇性地閱讀以及造句練習。名家名作似乎是人人有機會接觸的，毋須我多費唇舌介紹。造句練習則是很值得有心的父母帶著孩子一起從事的遊戲。父母可以讓孩子把一句話鋪衍成三句話、五句話、八句話；也可以請孩子將一大段話濃縮成幾句話甚至一句話來表達。老師更可以在作文課上要求孩子用五十個字、一百個字甚或三百個字來發揮一個題目，也可以將現成的一篇名家名作縮寫成幾十個字、甚至幾句話。能夠長短自如地操控語言，才能夠掌握精鍊的文字。

八．對您個人而言，對寫作文最有傷害的事情是什麼？

答：不經思索地說話，以及經常聽那些不經思索而發表的談話。

九．寫作文最痛苦的是構思，請問您有什麼建議？

答：一個題目出現在眼前，它的每一個字與另一個字有著各式各樣的關連。我們往往會從題目中的關鍵字著眼。比方說前文提到的「風俗之厚薄，繫乎一、二人心之所嚮」——風俗明明是長時間裡多數人形成的共識，為什麼會維繫於「一、二人」的心態或意志呢？那麼，這「一、二人」想必是有非常大的影響力的人。應題作文者自然得舉出他所見所聞、所知所識之人，來印證這個論述。以「一、二人」而能形成長時間多數人的共識，那又會是一個怎樣的時代呢？再或者，當大多數人長時間都服膺於「一、二人」心之所嚮，這會不會是一個百花齊放、諸子爭鳴的時代呢？又或者：當「一、二人」對於長時間大多數人的共識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力的時候，這「一、二人」是不是應該比大多數人更加臨淵履薄、戒慎恐懼呢？更或者：「一、二人」心之所嚮，會不會也是由於更古老悠久的風俗所影響而形成的呢？所謂「構思」不是發明，而是根據已有的寥寥數語，鋪墊出寫文章的人自己的感情和見識。

十．如果面對一個害怕作文的人，您會給他什麼建議？

答：不怕！不怕！沒有人能檢查你的思想，因為你本來就可以胡說八道！

.